

公孙梦 著

紫星红梅
(下)

蓝天出版社

第十一回 贵为公子

陈志鸣道：“伏兄这个主意好，不然实在难以招人，不施出狠辣手段，难以服人。有了金龙令，沿途的黑道帮派也好，白道的成名人物也好，见令必须服从，我们可从中挑选些高手来京师。若是不服从，就下手除掉，或是杀一儆百，杀鸡吓猴，既扬金龙令之名，也扬风火刀王之名。这样一来，保准会有人自动投效，用不了多少时候，仁勇堂就能大扩实力。至于对付一些正道门派或镖局之类的人，还可以上门求见头儿，比武较技，胜了他再对他亮底，他既已认输，还敢不从么？总之，办法不少，小弟想起什么说什么，不当之处，请指教！”

陆堃道：“好主意好主意，其实上路之后，临机应变就是了，到时总想得出来！”

秦玉雄被说活了心眼，兴致高了起来，道：“好好好，把周涛也叫去，仁勇堂的事务暂由周涌主持，他虽然伤未愈，但事情不多，累不死他。小弟今日就到相府去，一定把金龙令要了来，大伙明日一早上路！”

吃过午饭，秦玉雄懒洋洋躺在床上，绿荷替他捶背捶腿，他闭着眼睛养神，寻想着如何索要金龙令的事。

这金龙令由何人掌管，什么时候可以施用金龙令，他一概不知，又如何向相爷开口？如果早些想起来，还可以问问张媚红。想起张媚红，又把心思转到她身上。

她年岁轻轻，就任了护卫堂的副总执刑使，可见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

今日她找上门来，对自己竟是这般亲切，又为的什么呢？莫非她对自己有了几分意思，所以想和自己亲近？看她相貌，远不如紫星红梅和宣如玉那小丫头，也不如白老镖头之女白艳红，她只是略有几分姿色而已。

但是，她深受护卫堂几个前辈人物的宠幸，虽只是个督字级的人物，地位却比会主副会主这些都爷还高。

就相爷府的武林人物而言，恐怕以护卫堂的地位最高，大管家司徒天鹏都不如，这从张媚红口中可以得到证实。

因此，说透彻了，相爷真正心腹该是护卫堂的高手。

所以自己要坐稳副会主的宝座，就得有护卫堂的高手呵护，否则前任会主就是榜样，连命也保不住。

但是护卫堂究竟是哪些高手坐镇，自己却找不到人打听，根本无法接近他们，他们神秘地隐藏在相府中，只是极少数人能接近他们。

现在大概是机会来了，张媚红自己找上了门，他只有设法得到她的欢心，她才会在卫护堂替自己美言，这机会实在是太难得，自己要小心从事，也不能心急，要慢慢地来，如能在最终获取了她的芳心，自己在金龙会中就有了依靠，地位也就能稳定下来……”

正胡思乱想着，忽觉绿荷停了手，睁眼一看，是小丫头站在门口对着绿荷比手势，便问道：“什么事，怎不开口讲，比划些什么？”

小丫头吓了一跳，连忙道：“启禀大爷，周爷求见，奴婢怕吵醒……”

秦玉雄挥挥手：“让他到客室候着！”

小丫头答应声：“是！”便慌忙走了。

绿荷埋怨道：“爷，你睡你的觉，管他作甚？婢子自会打发他候着等爷醒来。”

秦玉雄一个翻身坐起，伸手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道：“他定是有事，下去听听吧！”

他慢腾腾下了楼，周涛正在客室坐着，见他来赶紧站了起来。

“坐下坐下，周兄，你我自己人嘛！”

周涛一坐下就道：“适才关爷派人传话，忠武堂毕震山在集贤庄有功，已提升都爷，并升为金龙会副会主，让愚兄及时通禀贤弟。”

秦玉雄一愣：“什么？他升了都爷副会主？这么说，集贤庄全是他的功劳了……”略一顿，又叹了口气：“忠武堂实力之强，自是堪当重任，我仁勇堂呢？空架子而已。若是我们实力极强，便可立大功。唉！不瞒周兄，小弟正为招纳不到人而忧心哪！”

周涛无话可说，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秦玉雄知道，金剛门在集贤庄损折了三名高手，既要设法运回尸骨，又要编

出话来遮瞒眷属，还要瞒住外界朋友，也真够他操心的。

“周兄，我们明日离京师去招募高手，周兄可将事务交给令弟，此行极为重要，关乎我仁勇堂今后的作为，所以请周兄同行。”

“这……”周涛一愣，“门中损折三位高手，愚兄恐怕脱不开身，不过贤弟要愚兄去，愚兄自当听令服从。”

“周兄是老江湖，小弟有所依仗，是以请周兄随行。仁勇堂若不扩充实力，只怕以后事事都让忠武堂占了先，以后岂不是让相爷和护卫堂的人小瞧了么？周兄，我们千万不能让毕震山骑到我们的脖子上呀！”

周涛一惊：“是是是，愚兄受够了毕震山的气，我们千万别被他们压住，我明日一早来，随贤弟出门吧！”

等他走后，秦玉雄越想越不妙，难怪张媚红话中有话，说别让忠武堂占了先，原来姓毕的已坐上了副会主的交椅，若是这般下去，再坐上会主宝座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到那时自己只有听命于他，这就大大不妙了。

他心如火燎，恨不得一步跨到相府去，把金龙令要到手，去江湖上招兵买马。

正准备叫人备车，忽见仆人匆匆走了过来，后头跟着董昌管家，便连忙迎了出来招呼。

董昌笑嘻嘻道：“相爷请秦爷到相府晚宴，现在就过去。”

秦玉雄大喜，乐呵呵叫仆人备车，急忙换了衣服，和董昌一起出门，然后各奔东西。

到了相府，相爷在书房见他，并无别人。

相爷一副忧心忡忡、心事重重的样儿，见了他先夸他立了大功，然后探问伤势，末了才道：“今日让总教习来，一则为总教习庆功，二则也有些话要说。知道么，本官这个丞相，也不知当得了几天，真是伴君如伴虎哪！”

秦玉雄大惊：“相爷何出此言？相爷乃皇上宠臣，位居百官之首，皇上……”

相爷摇摇头，道：“当今皇上，喜怒无常，难侍候呀。德庆侯廖永忠，说他僭用龙凤，皇上赐他自尽。大臣叶伯巨，上书言事，说用刑太繁，被皇上治了个死罪。这两位都是开国的有功之臣，就这么冤死掉了。近来，皇上猜忌之心日甚，动辄杀人。御史张尚礼作一《宫怨》诗，诗云：‘庭院沉沉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这本是宫女生活的实情，皇上说，他在诗中道出了宫女的心事，问罪斩首。自开国以来，文臣武将被套上种种罪名而死的已有很多，你说叫本官又如何心安。你大舅吏部侍郎算是有福的，只革职还乡没去了脑袋，要不连你们家也要遭牵累。你别以为本官这个相爷就高枕无忧了，谁知哪一天会飞来横祸呢？”

秦玉雄不敢议论朝政，他也不懂朝政，只是焦虑地听着，相爷真要是有一天垮了台，那他的前程不就毁掉了么？

相爷略略一顿，又道：“本官虽为百官之首，但也无法不让皇上猜忌，哪一天一道圣旨下来，免了官不说，还要赐你自尽，累及九族，就连你们这些人恐怕也受株连。到那时

候，总教习你该如何？”

秦玉雄不知相爷这番话何意，连忙道：“丞相乃朝中重臣，深得皇上宠信，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但要是真有这一天，属下拼死也要将相爷救走，护送到安全之地隐居。”

相爷道：“难得你一片忠心，本官十分欣慰，果然没看错了你！”

“属下蒙相爷垂爱提携，此生当效犬马之劳，决不辜负相爷厚爱之德！”

“好、好、好！本官最喜爱忠义之士，从此刻起，你我以师侄相称！”

秦玉雄一惊，连忙起立：“不敢不敢，相爷为当朝一品大臣，属下乃……”

“哎，本官认你做侄子，有什么敢不敢的？快行大礼，叫一声叔叔吧！”

秦玉雄又惊又喜，顿时感激零涕，泪珠差点儿掉了出来，连忙跪下叩头，口称：“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相爷等他叩完头，笑呵呵伸双手把他扶起，道：“贤侄请起，从今日起你就是相府的公子爷了，本官要宣谕府中男女老少，称呼贤侄为公子，任意出入相府。”略一顿，又道：“看我真是糊涂了，认你为侄子不如收你为义子，这不是更亲了一层么？”

秦玉雄又是一惊，以为自己听错了，不敢接嘴，他唯愿自己没有听错，做相爷义子那可是平步登天，地位扶摇直上的好机会啊！

只听相爷又道：“我儿，还不跪行大礼？”

秦玉雄受宠若惊，大喜过望，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他只觉得脑袋里一片苍茫，眼泪不由自主滚落下来，连忙跪下三叩头，口称：“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相爷道：“孩儿起来起来，这是大事，为父命人在花园摆设香案，当众行礼！”

秦玉雄如醉如痴，飘飘然、陶陶然，走路有如腾云驾雾，一切照别人所说行事。在一片喝彩声中，他当众认相爷为义父行了大礼，又拜见了干娘、干姨娘和相爷亲子亲女，还见了好几位官员，祝贺他成了相府公子。

当天晚上，相府大摆酒宴，秦玉雄成了人人注目的人物，连大总管司徒天鹏等人也来向他敬酒，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荣耀，那“公子”的悦耳称呼，比酒还容易醉人。

散席后，他要求与相爷单独在书房商议金龙令的事，把他的打算说了。

相爷道：“金龙令的事，向由护卫堂几位高手操管，我儿先回去睡觉，明日一早为父与他们相商后再派人与我儿联络便是了。”

回到雅庐，他马上叫仆人把伏、梁、陈、陆请来，把相爷收他为义子的事说了，四人都非常兴奋地向他贺喜，说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得到相爷无比的恩宠，做兄弟的也感光彩云云。就连郁郁寡欢的梁公柏，也一反常态，显出十分高兴的模样。

秦玉雄踌躇满志，心情激荡，想不到来京师半年，由一

个无名小卒摇身一变而贵为相爷义子，成了人人羡慕的公子爷。这个身份，在武林中恐怕只有自己一人，就连师傅也望尘莫及。

人生得意如此，尚需何求？只等把人招来，充实了仁勇堂之后，他就能叱咤风云、纵横江湖、颐指气使、所向披靡了！

这一夜，他浮想联翩，难以入眠。

第二日他起得很迟，起来时已是日上三竿，绿荷边服侍他穿衣服边告诉他，羽林左卫的邱子荣校尉、五城兵马司的一位指挥、京师应天府的一位总捕头、还有三名她也记不清属于京卫哪几卫的校尉以及金刚门的周门主都在楼下客室等着见他。

这些人除了周门主是自己人，邱子荣是老相识外，其余人都是在他任相府总教习后，胡光禄请他吃饭在宴席上相识的。

“噢，他们怎么一大早跑来了，有什么事？”他漫不经心伸着懒腰问。

“他们说特来向公子爷贺喜，请公子赴宴。”

“贺喜？贺什么喜？集贤庄的事他们并不知晓，莫非走漏了风声？”

绿荷娇笑道：“公子爷自己下去听听吧，奴婢哪里会知道这些？”

净了面，衣着也穿整齐了，他这才慢腾腾往楼下走，心想这些人巴巴地等着他，知他在睡觉没人敢打扰，嘿嘿，这

就是贵人的身份，总算尝到这种滋味了！心里好痛快哟！

绿荷抢在他前面，楼只下了一半，就大声道：“各位官爷，公子爷驾到！”

“唰”一声，所有坐着的人全都站起来了，秦玉雄还未下完楼梯，人们就争先恐后向他招呼，有的问安，有的祝贺，说法不一，但一律统称他为公子爷、公子，就像约好了一样。

原先称“秦爷”、“秦兄”、“兄台”、“老弟”的，今日全都改了称呼。

秦玉雄虽然高兴，但有些诧异，便道：“对不住各位，慢待各位了……”

话未完，人们又站起来说：“不敢。”

“请坐请坐，各位是相约而来的么？”

“不是，不是……”各讲各的理由，秦玉雄也无法听清，只好请他们安静。

绿荷笑道：“各位官爷，一个个轮着说吧，哪位先来就由哪位先说，各位以为如何？”

“对、对、对！”众人异口同声回答。

邱子荣道：“各位，在下最先来到，有绿荷姑娘为证。”略一顿，见无异议，续道：“在下奉羽林左卫指挥使胡大人之命，祝贺公子爷贵为相爷义子，特命在下恭请公子爷今日在梅妍酒楼赴宴，请公子爷务必赏光！”说完双手奉上一只礼品盒和一张大红帖。

秦玉雄矜持地一笑，手一摆，绿荷便过来接下礼物，接着其余人说的话大同小异，也都奉上了礼盒大红帖，绿荷一

双手怎接得下这许多，周涛便帮着她收。

秦玉雄心中高兴得要命，这些人耳朵还真灵，昨日下午拜的义父，他们竟然就知道了！

他故作为难的样子道：“各位，本公子分身无术，不能同时赴这许多家宴会吧？”

这话才一说，送请帖的便争执起来，都要别人往后排。

邱子荣沉下脸道：“各位，羽林左卫指挥使胡爷是相爷的侄子，与公子爷称表兄弟，凭这一层亲戚关系，能往后排么？”

众人无话可说，今日宴请只好让给他，但明日的宴请便争执不下，便请秦公子裁决。

周涛把请帖一一打开，比较了宴请者的官职大小、在京师的份量，排出了先后次序，才算把他们打发走。

秦玉雄故意装作不在乎的样子，摇摇头道：“真是何苦呢？一大早来争着宴请，我又没有当上吏部尚书。”

周涛道：“老弟错了，如今老弟蒙相爷收为义子，这份殊荣不比官爷差。老弟如今要到应天府办事，只要递个名帖，谁敢怠慢？”

“真的有这么大的威风么？”

“自然是真的，以后消息传开，争着来宴请的还多着呢！”

“啊哟，那不烦死了么？”秦玉雄欣喜若狂，却装出厌烦的样儿。

“那是没法子的事，若不赏光，那要使他们大大扫兴、脸

面无光。”

这时绿荷喜不自胜地把礼盒一个个拿给秦玉雄看，全都是玉器珠宝，尤其是指挥使送的，价值大大超过前次送的珠宝。

秦玉雄把玩了一会，让绿荷收起，两人谈起了正事。秦玉雄把等候金龙令的事说了。

周涛道：“昨日晚，虎威镖局张镖头率二子到金刚门找我，说是要见贤弟，听说贤弟住在金刚门。我问他有何事，他说见了贤弟再说。我答应带他来见贤弟，不知贤弟以为如何？在愚兄想来，不论有什么事，见一面何妨。”

秦玉雄道：“奇怪，他怎么想起要见我？”

“他知道贤弟已聘为相府总教习，不过是来叙叙旧、攀攀交情。”

“啊，对了，提起镖局，我一直忘了问你，那次人镖失踪，毕震山把你和飞龙堂俞老儿叫到镖局去做什么？”

“人镖事我和俞老儿都不知底蕴，毕震山命我以金刚门门主身份去为他作证，当面让张总镖头确认他写的以性命担保人镖的凭证。”

“俞老儿并非本会中人，毕震山如何能请到，莫非他与俞老儿有交情？”

“据我所知，毕震山是经人引荐请俞老儿出面作证的，详情不知。”

“你说什么时候见张总镖头好？”

“就现在吧，我立即去把他们叫来如何？”

“好，把他叫来吧！”

周涛刚起，伏、梁、陈、陆一起来到，问金龙令送来了没有，秦玉雄说没有，把早上众人来送请帖以及张老镖头求见的事说了，几人又议论了一阵，无不兴高彩烈。

又过了一会，周涛带张家父子来了。大家又寒暄了一番，张家父子变得十分拘谨。

张元顺道：“昔日慢待了公子，心中有愧，今日特来致歉，并有求于公子，望公子念在相熟份上，助老夫一臂之力。”

秦玉雄笑道：“张老镖头聘本公子为副总镖头，何来慢待之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往事休提，张老镖头有何难事，就请直说。”

“这个……这事十分重大，关乎着虎威镖局的存亡和老夫一家性命，可否借个地方单独一谈，以免走漏风声累及各位。”

“不必，这几位都是本公子亲信，有事正好大家商议，张老镖头只管说吧！”

“既如此，老夫就当众陈述了。秦公子当记得有位叫华隆兴的雇主，托虎威镖局押送三名人镖的事，那日公子还亲自押镖，结果人镖失踪，押镖的白老镖头父女也没了踪影。之后几天，华隆兴请了飞龙堂、金刚门的俞爷、周爷来虎威镖局，要老夫当他二位的面验证老夫书写的以性命担保人镖的凭据可是真的。老夫自然承认，字据乃老夫亲笔所书。他当时便笑吟吟收好了凭据，对周、俞二位说：‘二位都听见

了，张老镖头所立字据是真，并非在下任意捏造假冒，张老镖头颇重信义，在下十分钦佩，今日烦劳二位，只是做个见证，现在事毕，就请二位移驾回府吧！’于是俞、周两位便走了。华隆兴又与老夫及犬子交谈，他说：‘人镖之事很难全都怪罪镖局，劫镖人手段实在高明，在下也将奉主人之命，派人四处查访，请张老镖头务必不要松懈，努力查找，等有线索，再来通报，在下就此告辞！’他走后我们父子商讨一阵，觉得这位雇主并非讹人诈财的奸徒，于是也就不再担心。至于追查人镖之事，公子是知晓实情的，因无线索可查，只好搁置下来，希望华隆兴查出些蛛丝马迹，我们才好顺迹蹊踪，找到夺镖的正主儿。哪知华隆兴一去就是一个来月。那天，他突然来到了镖局，问老夫：‘张总镖头，找到失镖了么？’老夫道：‘华爷有没有查到线索？’华隆兴道：‘在下敬重张老镖头讲信义，因此不来索人，放宽了期限，没想到张老镖头失镖后心安理得，既不出门查访失镖，又未获得一点线索，照老镖头看来，这失镖是要在下自己去找，请问天下镖局都是这个理儿么？那开镖局岂不是儿戏？’老夫无话可答，只说确实查不到线索，并非人镖失去就不闻不言，老夫愿退回一千两押镖酬劳。华隆兴冷笑道：‘退回费用就完事了么？请张老镖头作出个交代，何时追回人镖。’老夫道：‘线索既查不到，叫老夫上何处去寻人镖？’他冷冷道：‘既如此，张老镖头是不是准备割下自己和两个儿子的人头还债？’犬子劲竹急了，便道：‘这人镖分明是自己走掉的，叫我们上哪儿去找？’姓华的道：‘是么？请少镖主拿出凭据

来！’双方争吵了一阵，老夫劝止了劲竹，对华隆兴说好话道：‘事已至此，老夫一筹莫展，请华爷高抬贵手，虎威镖局认赔，哪怕是倾家荡产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听了这话，口气和缓下来，道：‘张镖头，你错了，在下并非讹人钱财的小人。不怕说句伤你张老镖头面子的话，敝主人家财万贯，虎威镖局这点钱财，根本就没在我家主人眼内。主人向贵局托保的一位爱姬和两名丫环，俗话说人命关天，人失踪了死活不知，叫敝主人怎能心安？因此老镖头不必说什么赔不赔钱的话，我们要的是人，请老镖头定下日期，我们要来领人，若是死了，就来认尸。’老夫无法驳回他的话，但也无法找回失镖，求他向其主人求情，变通个赔偿方法出来。他说要讲理大家都讲理，等他回去禀报主人后再来回复。他走后不到半月，又来镖局找老夫。先问人镖可有消息，又问准备如何了结此事，老夫都无法回答，只说请他指条明路。他道：‘事已至此，敝主人指了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死路不用说，以三位人头顶债。活路嘛，十分容易做到，那就是要你三位听候敝主人差遣，不得违命。若敢违命，凭字据取你父子三人头颅，老镖头愿走哪条路？’听了这话，犬子劲竹劲风大怒，当场发作，老夫虽也气愤无比，但还是压下了火气，也阻止犬子争吵，然后问道：‘听候贵主人差遣，这话何意？贵主人要我们去干什么事，我父子要听令多久，望足下说得再明白些！’他道：‘张老镖头，你父子性命操在敝主人手上，敝主人要你们活则活，要你们死则死，因此差遣你们一辈子也是理所应当！至于叫你们干何事，这个在

下不知。但依在下揣测，叫你们杀人就去杀人，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也不含糊，你们只有听命执行的份儿。当然罗，虎威镖局照样营业，人手不够，敝主人会派高手相助，若有失镖，敝主人会替你们追回来，追不回来就替你们赔偿，总之，对你们也大有好处。只是一条，敝主人要你们做什么事你们就做，不得借故推诿！’老夫当时气极，顶他道：‘照足下这般说法，我三人岂不终身为奴了么？那也未免小看了我张某父子了，足下美意自管收回，至于张某父子项上人头，张某不会自己献上，那就只有麻烦贵主人来取了！’华隆兴脸色一变，倏地站了起来，冷笑一声：‘张老镖头不讲信义，居然置字据于不顾，要想凭仗武功赖帐么？很好很好，敝主人若无催债的本领，又何敢放债？你们张家父子的三颗人头，既已抵债为敝主人所有，敝主人自会命人随时来取！’说完他怒冲冲走了。之后，老夫令全局戒备，每到夜晚都有人巡更。如此紧张了十来天，并无人来惊扰镖局，以为华隆兴以大话唬人，便松懈下来，有一天夜间，老夫被从梦中惊醒，只听天井里有人说话，那正是华隆兴的声音。只听他道：‘张元顺，在下来取人头，出来交货！’老夫当即提拐在手，犬子劲风劲竹也同时出屋，只见天井里站着五个蒙面人，我父子一出来，他们就动手。华隆兴退开几步观战，并不来打斗。看了一会，拍了三下掌，房头上又蹿下了三人，他们以六人对我父子三人，犬子先后被他们打伤治了穴，老夫心神慌乱，不是四人合击的对手，也被他们击倒在地。华隆兴走上来说道：‘瞧见了么？敝主人要取你父子人头，好像

也不太难。但敝主人一向宅心仁厚，与其将你们当死马埋了，不如留着当活马骑，因此今日放你们一马，若再不知趣，毁了镖局，屠尽镖头镖伙，让你们身负血债，死难瞑目。敝主人吩咐，给你们些时候斟酌，过段时间再来听你们的回答。”言毕，众人飞身而去。使老夫惊异的是，那夜来人尽管蒙了面，但从兵刃上招式上可以看出几人的来路，他们都是去年大旭山劫镖的人物，有大力双斧申豹、追命双钩龚强、魔手秀士应天华等等。依此推断，华隆兴的主人可能就是金龙令主！这一发现使老夫惊骇不已，不知该如何处置。老夫既不愿一家三口丢了性命断子绝孙，也不愿俯首听命于这班凶徒。是以成天忧心忡忡，也不敢再接生意押镖。此后若干天再不见他们来扰，大约一个多月后，江湖传出集贤庄被屠之事，金龙令果然威严，拒不受命者死！回想去年老夫在大旭山实在侥幸，蒙紫星红梅女侠等人施救，否则这条老命早亡……”一口气说到这儿，略一顿，张元顺续道：“不料就在昨天下午，华隆兴又大摇大摆来到了镖局，问老夫这么长时间可作了决定。老夫说事关重大还没最后决定下来，他冷笑道：‘张老镖头最好知趣些，明日再不回复，敝主人先将老镖头所立字据传遍京师武林人人知晓，然后下手取走三位人头，但死前定让你父子受尽羞辱！’说完就立即走了。老夫再不犹豫，径自到金刚门询问公子下落，今日求见公子，请公子大力相助是幸！”

秦玉雄等人耐心听他说完，明白毕震山在逼他们父子入金龙会收归忠武堂，这老儿不和底细自己找上门来，何不